抱朴子

二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守六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衒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肎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絶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閒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謂挺無

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瓊(原注一作權)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疑有脫誤)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淩晷飇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况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謫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

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眞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

專以養生爲意而管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恆病晚
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
重權金玉成山姸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
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
百歲不失人理之懽然後徐徐登遐亦屬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
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
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
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卽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
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
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卽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
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
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

子之禮及榮甍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效節（原注一作郊坰）祈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肎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迮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刻本作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閒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

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藏本無此字)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卽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干(藏本作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肎善為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旨(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閑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

一也而管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餚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詰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藏本有求明師祕術五字衍）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祕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

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誕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喑嗚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尙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憒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閒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歙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

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辨即辦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仞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跡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肎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

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
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
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函胷臆
鬧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藏本無此三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
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
亦如竊鍾棖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
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
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
口親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
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
至於射御之麤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
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
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

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尙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衒燿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脈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尙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法

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
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
乏之虛名恥師授之蹔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
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
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蹔憂耳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
得延期者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
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
之燒爇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
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
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
砭（藏本闕此字）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疢（藏本作病）而距惡石者不可
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睎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

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藏本無此字]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荅曰斷穀[藏本無此字]人止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丸日再服三日[按日當作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意林引作腹下同]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意林引作屎]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

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絶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擣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呑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藏本作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元舉家及

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藏本作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煑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呑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内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絶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絶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

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疑衍）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按作當作乍）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絶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黄帝雲液泉法以蘗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内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内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

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粭糒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饜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鏁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

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
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或服飛
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
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
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
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疑作朱）
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疑衍）
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
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
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參星主之也臨
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
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
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藏本無此字）佩南極鑠金之（藏本無此）

字符或戴却刃之（藏本無此字）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刻本有千字）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閑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粭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泠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中有缺文）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作象）一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駁馬泥丸木鬼之

子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閡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

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
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
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
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
其所聞者大至當作氐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
却病痛病痛及己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
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
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傅周始甘唐通阮南
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
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
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卽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
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
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

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玖拾（當作救卒卽肘後救卒方也卒古猝字）叄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閒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肎卽爲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刻本作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棊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訞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筴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人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

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荅也或有侍從暐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

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意林引有住字)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鋋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元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卽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鷰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狠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作外)景召大火

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煑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

氣甚剛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剛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之(當重有之字)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注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

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衞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原注一作雀)文黄(原注一作星)散草玉酒黄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珍倣宋版印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

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刻本作遏）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躄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槪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旣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

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藏本作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卽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恆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卽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

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肎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鈆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閒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閑即嫺字也〕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辨即辦字也〕作也其中或有

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藏本作詮非)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閒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況(藏本無此字)黃白之變化乎(藏本無此字)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臛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

沒逐利不恡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

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藏本無此字)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眞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淸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肎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肎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

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效方便復祕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祕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作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盆覆盆釜鬵大戟鬼箭天鉤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鉤一作鈎）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谿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刻本延作莚）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祕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刻本作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

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作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煑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熅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熅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筩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一本如此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熅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藏本作綠非）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

以漆（藏本作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熅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藏本作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

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

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鑪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原注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擣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

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匕攪之卽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按寸已上當作方寸匕）火令相得注水中卽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蚓螻壤等分作合以爲泥塗裹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蚓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爲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卽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卽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卽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

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煑一丸（原注杼一作樗）以拭目眥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立至可侯（當作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霑也以紫莧煑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慈石煑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

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珍倣宋版印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守九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卽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汚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

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恆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卻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原注一作盍）蹹及偶高（原注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絕而

來人卽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郄(原注作郅)一伯夷者遇(疑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爇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卽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倔倔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

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當作丑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作戌一作最是六月卯七月甲當衍子八月申子二字當作巳九月寅十月辰當衍未十一月巳丑二字當作辰十二月寅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七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八十二月亦順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訛錯不可通今訂正入山艮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已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當作故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

珍倣宋版印

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戇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己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

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當行）陰中禹步
而行三呪曰諾皐太陰將軍獨聞（當作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
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
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
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星六丙爲明堂六丁
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
步七尺又云一尺（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
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
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
二步也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
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
靈寶經曰（當行）所謂寶（當作保）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
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

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祝曰臨兵鬬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卽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引作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作揮）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御覽引有又字）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

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卽不敢爲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御覽引有人字）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御覽引無此字）者名曰四徼（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呼之名（御覽引無此字）卽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卽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矛（舊誤作茅今校正）以刺之卽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卽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卽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

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二句誤倒今依御覽引乙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卽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卽燋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衞其身

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威之亦可捉弄也雖（藏本作以）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藏本有香字）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按運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逵三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及蠳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

蠳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藏本作曇誤）日（藏本作是誤）鴆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蚣吳（藏本無此字）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當作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蝨水陸

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鍼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皆辟沙蝨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㕮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葛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庇岫不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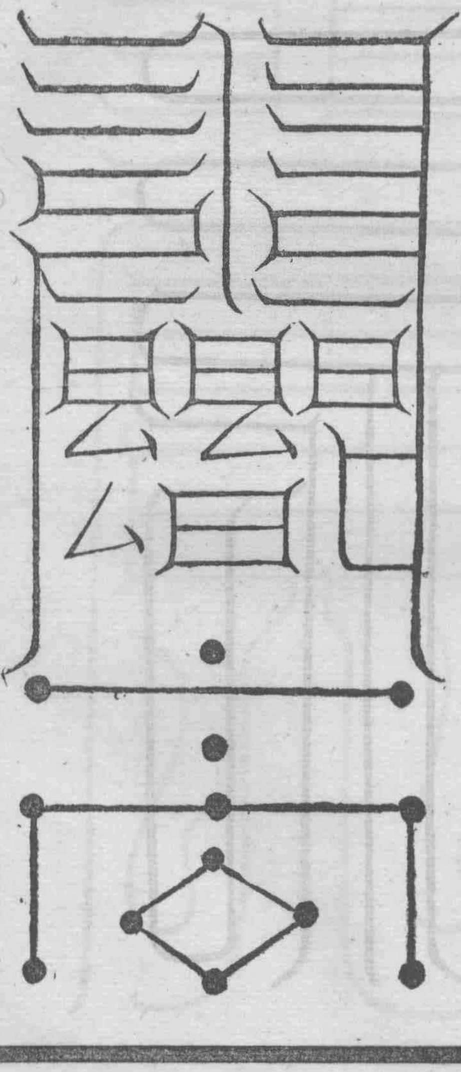
有絪縟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祕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卻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原注或作弓逢弓逢)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雌黃脫慈石前金丹篇不誤)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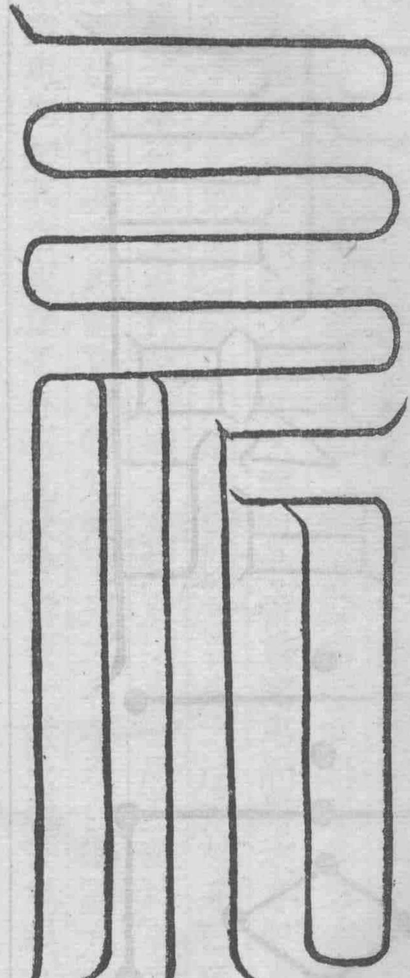
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劍取牝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呑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

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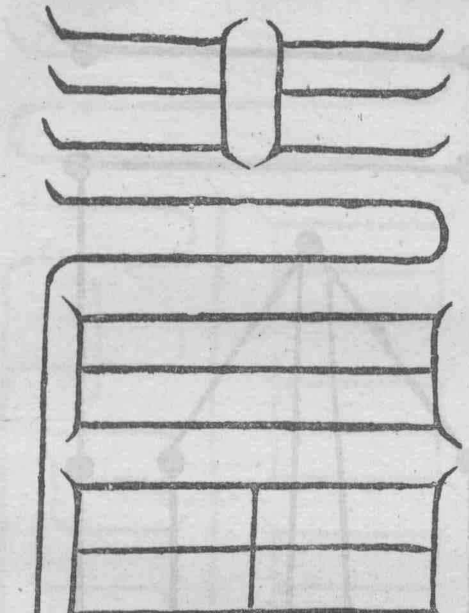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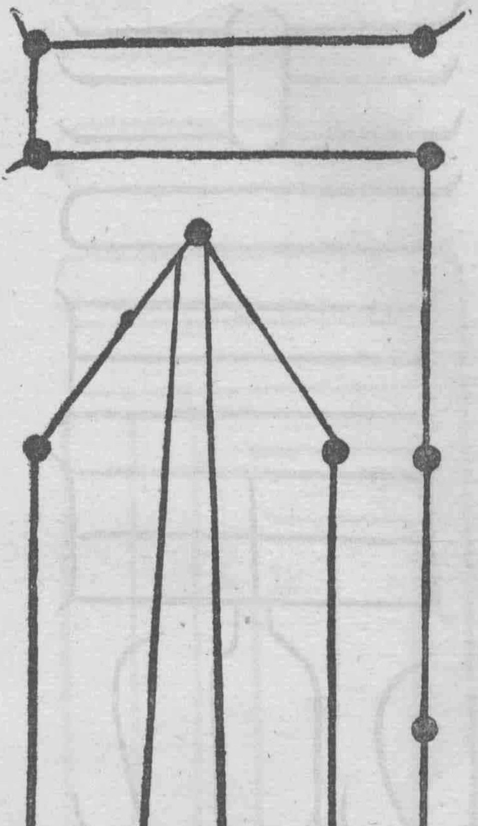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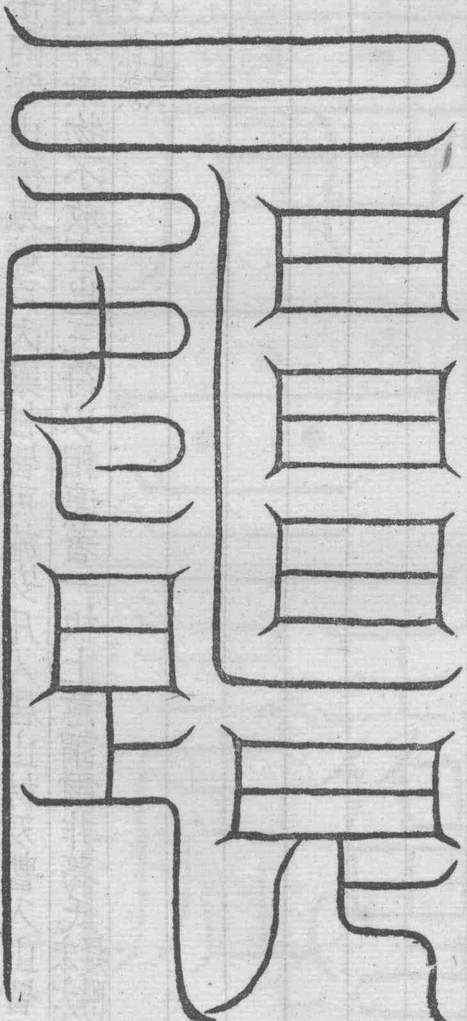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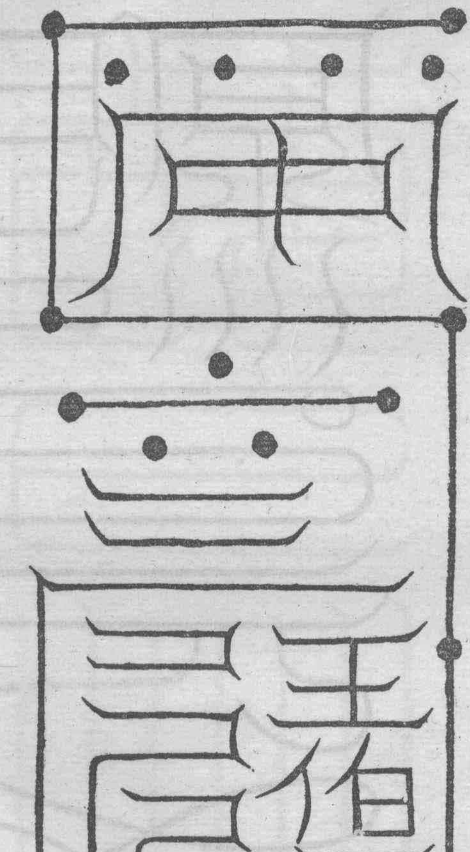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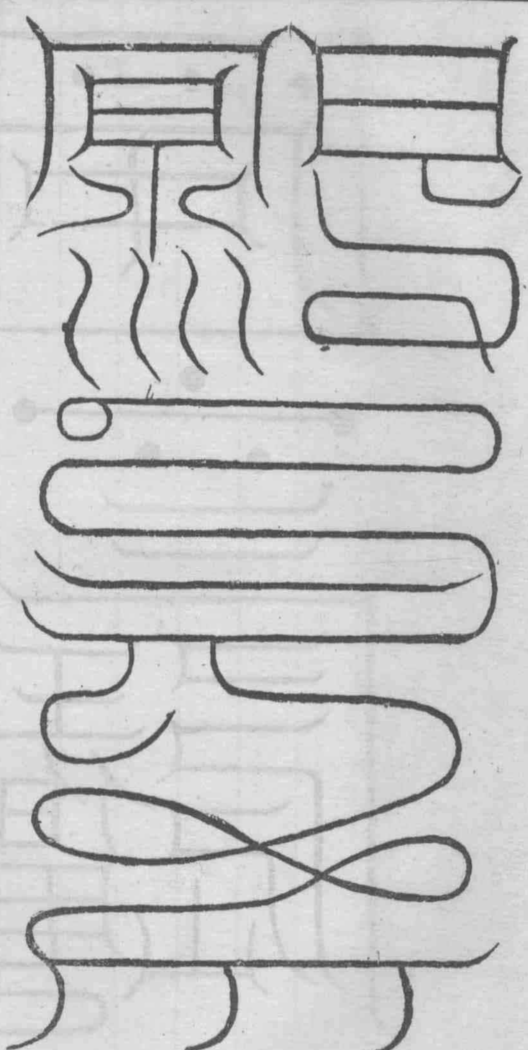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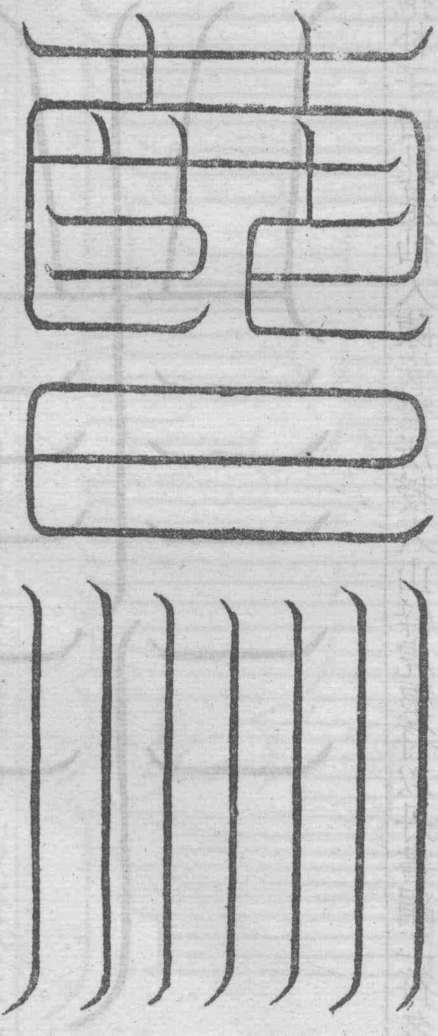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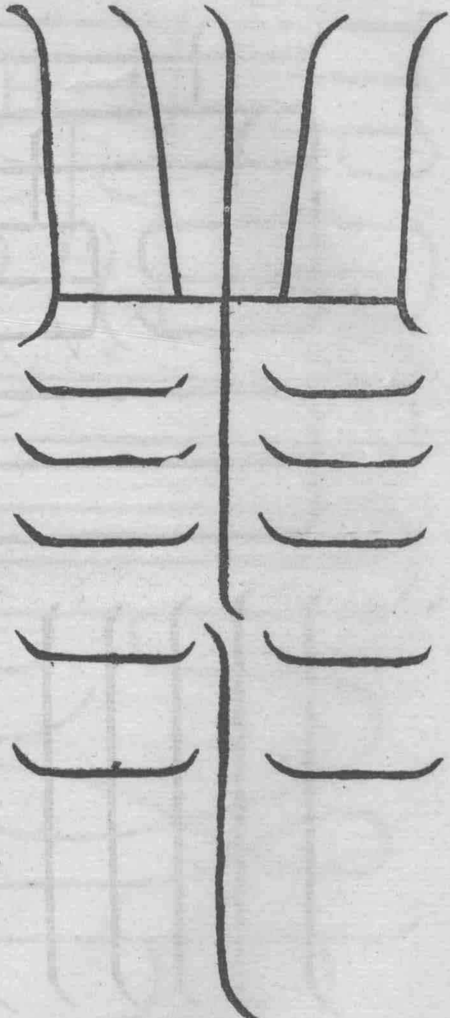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末六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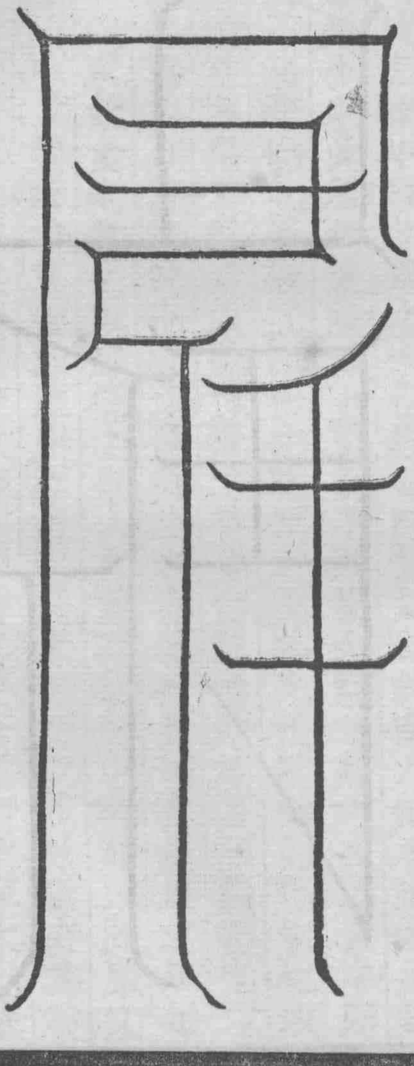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虆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珍倣宋版印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疑有缺文仙人陳安世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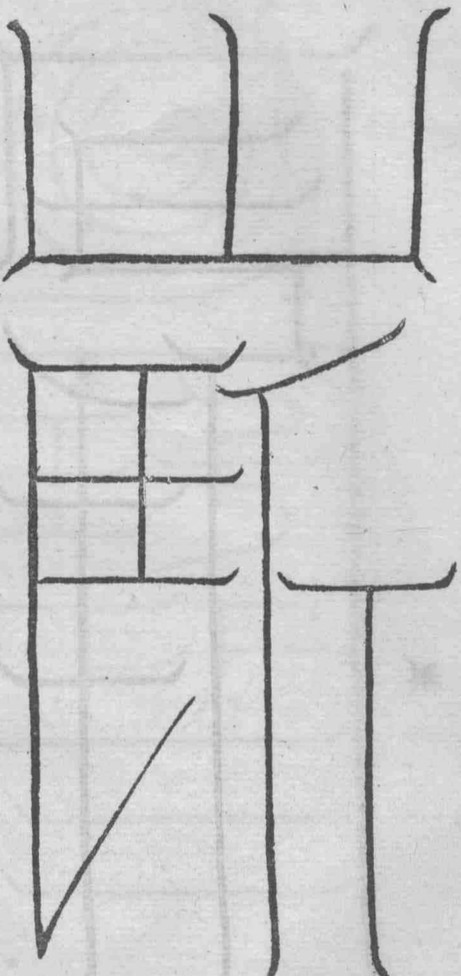
入山佩帶符

珍倣宋版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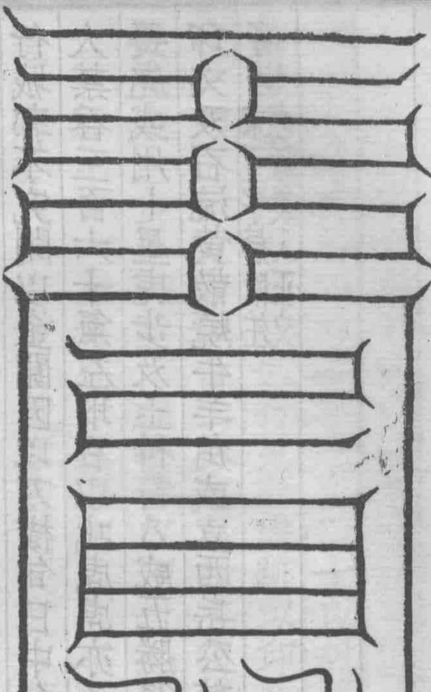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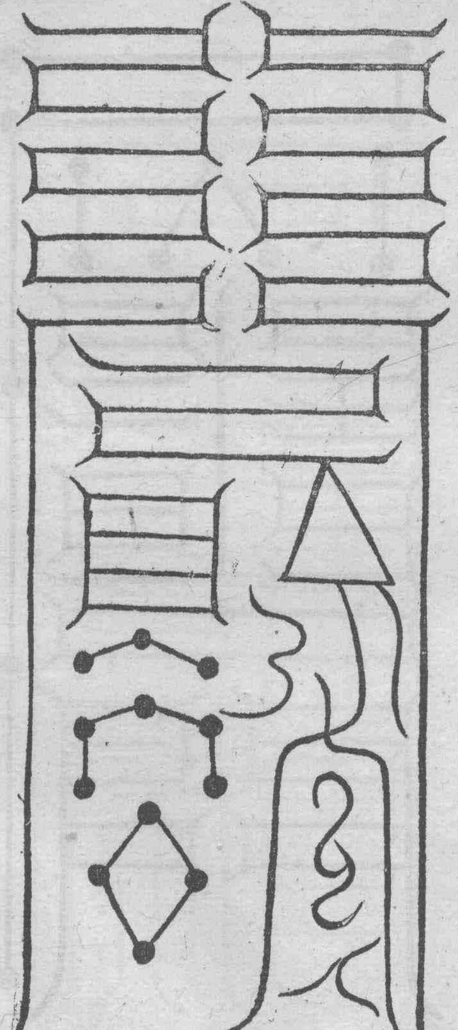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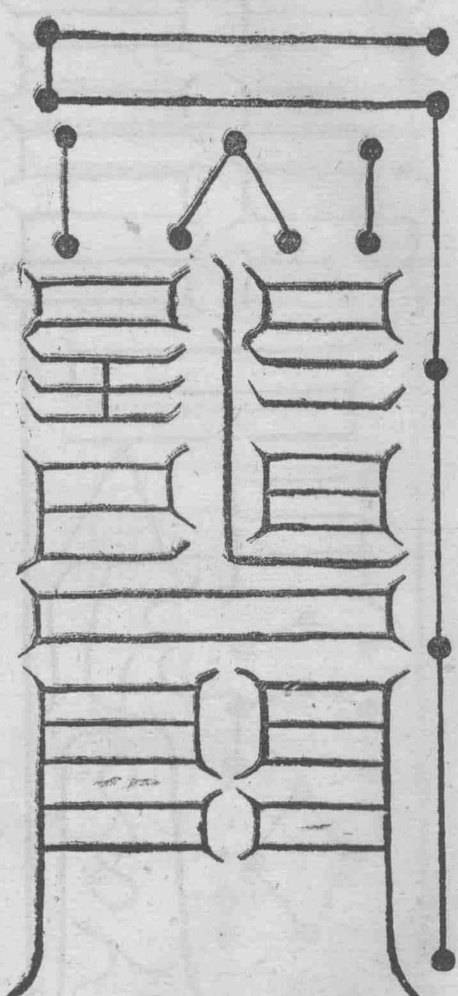
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一字赤作白理如綖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卽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叉卽釵字也刺瘡中其瘡卽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閒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

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黿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黿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黿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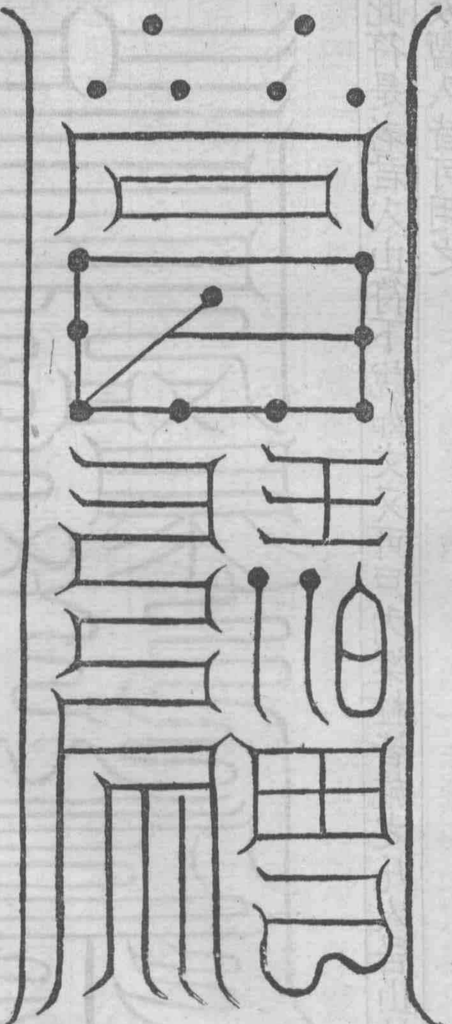
吾身爲朱鳥令長三原注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
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
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恆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
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
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
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
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
符也末五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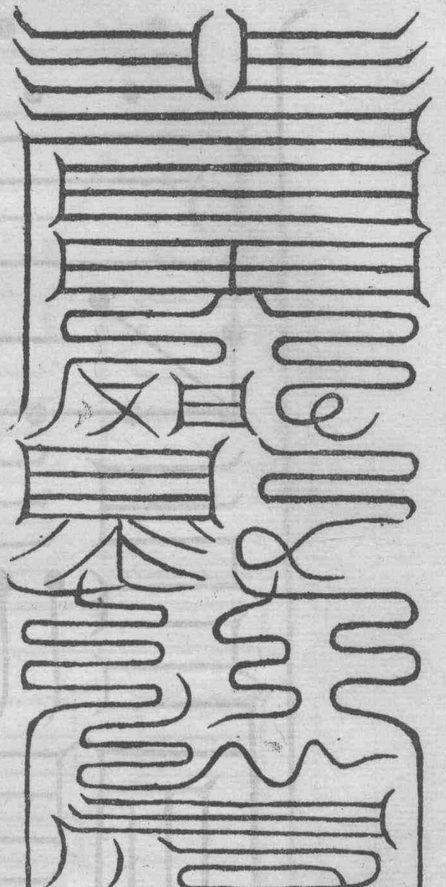






珍倣宋版印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地真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

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卻遠（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

約食一乃留息自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刻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閑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卽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卽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

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目作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幷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刻本無此字）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

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藏本作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閒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衞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

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卽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旣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卻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遐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旣有年矣旣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頽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趍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旣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祕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當作弟子)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旣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班白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

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絶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刼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己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刻本作聽)聽左右操絃者教遺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旣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尫羸不堪他勞

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温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慜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

刻本作地人二字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藏本無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作都一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內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桂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作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

壺原注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原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原注白一作鮐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原注一作時候經神光原注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闊記原注闊一作闕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原注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藏本今作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淩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藏本作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

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八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祕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人（按人當作入）溫氣疫病大（藏本作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鄒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荊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

符白虎符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疑當作者）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意林作帝）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倨（倨舊誤作鋸今校正）句長短之閒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閒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

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
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
藥中耳符劍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
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
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
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
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
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
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
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
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
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
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温疫氣橫殃飛禍若有

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絶氣者持之兒卽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藏本作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卽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幷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冢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眞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卽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

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閒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駞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當作樸）將入

珍倣宋版印

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守十一

袪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閑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太牢之饍錦衣狐裘矣或有守

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
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
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
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
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
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狥世譽也亦何肎自
摽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
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
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
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
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與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
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
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

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蓍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按揚當作廣稽當作嵇謂嵇含也外篇自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洪傳同又含傳不云爲揚州皆可證也）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稱作竟）守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欒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

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
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
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
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
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
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
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
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
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
惡恆以殺舜爲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
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
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顙
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

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原注一作擿）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惛耄廢忘事幾稽使君會以一玉巵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

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閒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眞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己亦慚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

年乃得原會偓佺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藏本作竟）共問之崑崙何以（疑作似）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閒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蜲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

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鷦鵬鵬舊誤作鷴今校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當有都字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復舊誤作後今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

珍倣宋版印

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閒忽然自去不知（當衍此二字）其在其（當衍此字）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礙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當衍此字）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競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僞也余恐古強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閒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當作之見）白（前遐覽篇作帛）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抱朴子外篇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
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抱朴子外篇目錄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勖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實
卷之二十一　清鑒
卷之二十二　行品
卷之二十三　弭訟
卷之二十四　酒誡
卷之二十五　疾謬

卷之二十六　譏惑
卷之二十七　刺驕
卷之二十八　百里
卷之二十九　接疏
卷之三十　鈞世
卷之三十一　省煩
卷之三十二　尚博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吳失
卷之三十五　守塉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禰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之五十　自敘

珍倣宋版印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眞一

嘉遯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仵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峨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淩厲九霄騰躑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

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嚬顣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温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穨淪埤卑則淵池嵯峨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竝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

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羣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踠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憒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蟄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

鳴鳳之音郊跱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
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
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
荅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
藏本作害而不能加也不躋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
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
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
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
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爲
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
罔極之閑迅乎猶奔星之蹔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
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今本作鳶從意林改不絓網罻不墮穽相彼鳥獸
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效功紀信赴燔

珍倣宋版印

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葅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葅荊卿絶臏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痗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暫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

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鑒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鼇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

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攝縷舊寫本作躡屨美於赤舄縕袍麗於袞服把橦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疵巖霤爲華屋積篇章爲敖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皐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

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冒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熅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恩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閒拊甂瓴舊寫本作

珍倣宋版印

甗瓴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卬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盧本作非狷介）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摽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羣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羣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絶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羣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鋭志於雛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域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藏本作魚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

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
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
知變而呂尙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尙之士可
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
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蚪遐逝刳凡獸之胎
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尙創業垂統以
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
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
乎子謂呂尙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
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
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尙居周
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瀆之腐胔矣唐堯非不能致
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戸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

珍倣宋版印

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藏本作復而肆之今從舊寫本）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疑作語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謟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肎苦言以侵隱士寧肎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

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猾華猶必不肎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嘗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猾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殺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潁川胡昭字孔明見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

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鞲鸞下有脫文也下脫仕人曰數語則鐘鼎鑴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荅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閬風而臨雲霓翫瀅江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勳伐也太上無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羣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鶴登嵩巒而含慼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

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竝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縶之爲洿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閒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句有脫字）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

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犂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藏本作閑從舊寫本改）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纍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然者豈肎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慼我身之淩遲屈龍淵爲錐鑽

之用抑靈鼗爲蕘聲之音推黃鉞以適鈐鏁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
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
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
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
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
被拔葵去織㹠不掩豆菜肴糲飡又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坫三
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洿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
故納新求飽乎耒枱之端索縕乎杼軸之閒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
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
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
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鐫鼎哉孟子不以矢
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
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

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湌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蓽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

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尙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勖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盧本作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盧本作丹鍔不淬）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

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舊寫本改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淩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瀁則蚪螭

羣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藏本作止從舊寫本改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豘䨿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感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隟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

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絶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跬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絶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目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

珍倣宋版印

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黄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賾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積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羣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疑作彗)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疑作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

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穟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虀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茝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誠則世無視肉（盧本作顓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鑛不經歐治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閑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

膏粱冬沓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飾朱翠於楹棁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醽醁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聾瞶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淸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眞僞具古

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羣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

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駑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
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棋樗蒱之巧拙計漁獵相掊之勝負品藻
妓妾之姸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之踈密招
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
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
不肖以土階爲朴騃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
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淩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耳
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
觴之閑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
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
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瀁布密網於綠川唾香餌於漣
潭縱擢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罘於
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飈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

珍倣宋版印

猎以噬狡獸飛輕鷂以鷙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閑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撙節藝文釋老莊之意意字衍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黄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十作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僞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鈎絕紘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

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僞之繁務（脫一句）則明罰
敕法哀敬折獄淳化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
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疏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
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
未可恃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
楚虜辱劒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
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字）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
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
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
範秋霜以肅物詶諮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羣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
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凝若
閬風之淩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作洲）之萬仞而
褻近（此三字藏本但作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

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轄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罩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鱗跱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脃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驫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諧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妲之惑我征伐則

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鵾夷有抱
枉之魂鑒操形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
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
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
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肯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
欒激除蒸子之諂親放麑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觀嬴（脫一字）以節無
饜防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
酒酗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鼃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
公盧（藏本作聆虐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淩虛
之用烹如簧以謐司原之箴折菀潞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
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
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
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

勞者不遺傾下（脫一字）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鉤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鴟梟化爲鸑鷟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虓闞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大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反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闈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濳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覿芝華灼粲甘露淋漉以霄墜嘉穗婀娜

而盈箱丹魃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謐偃
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
不加冕紳所不暨氊裘皮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
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
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
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
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
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
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
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鉻（原本居額切）摧於
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
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誠能事
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

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人一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儛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穨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

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

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穨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飈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薦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淩室(意林作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搆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骾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己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慼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

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己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擥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灸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鸇之鷙鳥雀蕃扞疆埸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脫一字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艮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勳皐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

則奉繩墨褒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下以附上）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諂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儹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

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埶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真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罻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玆矣夫廢立之事小順

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于辛推哆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彊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

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尙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旣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

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
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
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
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
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
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荅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
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
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珍倣宋版印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句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

此其甚哉由兹以言吾知渭濱吕尙之儔巖閑傅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驌驦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騖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髫孺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淩霄賴羣橑之積輪曲輳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衞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幷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珍倣宋版印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虯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騄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說呂尙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湎于酣樂聞淫聲則

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旣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粃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乎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逮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敍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

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珍倣宋版印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卲事未詳舊寫本作秦昭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作文從舊寫本改接亥唐腳痹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作佞之今從舊寫本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

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弁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真六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鵲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

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然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殭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温而無寒則蠖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

珍倣宋版印

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衞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從舊寫本補）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衞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阱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

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作惠)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與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意林作端)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從意林改)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糜(藏本作之所靡從意林改)及其乘衝颷而燎巨野奮六羽以淩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弒秦王莽之簒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承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己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圜土可以虛蕪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荅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汩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枻櫓而汎虛舟以淩波（意林作於江海）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

災火斬晁錯以卻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驁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袗卻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憒憒（藏本作憒憒從舊寫本改）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

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梓瓦胾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淩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墮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掊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闃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衞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

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原注虛檢切）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絕網紊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衍）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薙（原注他計切）田之芟蕪薉（原注於吠

珍倣宋版印

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撾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閒而次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衍疑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

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摽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駮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刖人肢體劓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爲急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珍倣宋版印